



苍茫高原的古老回响

——帕米尔断章(下)

程伟文/摄

5天的疾驰、近1800公里的旅程，车轮丈量了帕米尔的辽阔。我们看过雪山倒映在湖泊中的静谧，触摸过万年冰川刺骨的寒凉，探寻过丝路古城的喧嚣与废墟的苍茫，站在了国门之巅与国土西极。

帕米尔高原，亿万年来，它就这样沉默地矗立着，以亘古不变的庄严姿态。我们的到来与离去，不过是掠过它庞大身躯的一缕微风。我们带走的，是相机里定格的画面，是脑海里鲜活的记忆，是心中那面被高原烈风无数次吹拂过的小小红旗所留下的、沉甸甸的印记。

——题记



西极石碑



木吉火山口



瓦罕走廊



盘龙古道

瓦罕遗踪，梵呗与界碑的静默

从塔什库尔干县城出发，由北向南再折向西，便进入了瓦罕走廊——这条在普通地图上常隐去名字的古老驿道，全长约400公里，其中中国境内的段落长约100公里。从人文历史维度看，这是一条流淌着文明基因的文化走廊；就地理形态而言，这是被两侧冷峻雪山挤压出的不规则高原峡谷；若以政治地缘审视，这里又是四国交界的边地褶皱。整个走廊平均海拔逾4000米，堪称中国海拔最高的“人文走廊”。

前往瓦罕走廊的路途上，山势愈发显得荒凉，岩层裸露如刀削。行至“走廊”处，公路两旁已停满各色旅游车辆，当地商贩沿着路基一字排开，玉石的温润、风干无花果与杏子的褶皱，还有些包装简陋、据称来自阿富汗的铜器或小饰品，在高原阳光下闪着朴素的光。

靠近边境森严的铁丝网，3块灰白色石碑静静伫立，与周遭的喧闹形成一种时空错位的静默。碑上分别刻着“东行传法第一人安世高经行处”“大唐高僧玄奘经行处”“东晋高僧法显经行处”。驻足碑前，仿佛时空在此折叠。

安世高——这位公元2世纪来自安息国(古波斯，今伊朗)的王子，毅然舍弃王权富贵，远涉流沙，以译经35部41卷的成就，成为史载最早系统译介梵文佛经的先驱。他比玄奘早了近5个世纪，是真正将佛教思想种子播撒中土的播种者。

法显，公元399年，以60余岁高龄，为求取完整戒律毅然西行，让人肃然起敬。当他穿越彼时称为“葱岭”的帕米尔高原，行走在瓦罕走廊时，在《佛国记》中留下锥心记述：“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四顾茫茫，莫测所之，唯视日以准东西，人骨以标行路。”字字都浸透着生命禁区的孤绝，读来如履冰原。

玄奘，于公元643年满载佛典东归时亦途经此地。他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称瓦罕走廊为“达摩悉铁帝国”，以一贯严谨的笔触记载：“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，诸货辎国故地也，东西千五六百里，南北广四五百里，狭则不逾一里。临缚乌河，盘纤曲折，堆阜高下，沙石流漫，寒风凄烈。唯植麦豆，少树林，乏花果。”精准勾勒出这条走廊狭长如带、贫瘠苦寒的地理特质。

3位高僧，分属3个王朝，却踩着同一条砂石与艰险铺就的生死路，以血肉之躯与不可摧的信仰，丈量着天地间最本初的荒莽。

刻着国徽的界碑与留着佛踪的石碑并排而立，成了游客们争相入镜的背景。铁丝网外，阿富汗的山峦沉默如铸铁，黄褐色轮廓亘古不变，将岁月的重量压在天际线上；网内却早已换了人间——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撞入耳膜，游客的笑谈混着手机快门的脆响，织成一片鲜活的喧嚣。那些曾在历史风烟中飘荡的梵呗诵经、驼队铜铃，仿佛已被这现代声浪彻底吞没，佛迹之路的

深沉回响，在市声鼎沸中渐渐淡成一缕遥远的余韵。

而瓦罕走廊，千年来始终以静默肃穆的姿态俯瞰着亚洲大地。它见过东来西往的客商弯腰避过冰凌，看过僧侣们裹紧僧袍在风雪中叩首，也目送过军队的旗帜在高原烈日下猎猎翻动。它像一条隐秘的血管，在帕米尔高原的肌理中搏动，将中国的儒家哲思、印度的佛教教义、希腊的雕塑技艺、阿拉伯的古兰经文，汨汨输送到亚洲各地。文明在此短暂交汇，又循着各自的轨迹奔赴远方，经时光慢慢酿醇、熔铸成章，终成一幅壮阔斑斓的亚洲文明长卷。

在我国密如蛛网的公路体系中，一条东西走向的陡峭道路，起于中国喀什，经红其拉甫达坂出境，止于巴基斯坦的塔科特，全长1224公里。作为睦邻友好的产物，这1224公里的路段又被称为“中巴友谊公路”(314国道的一部分)。翻越“世界屋脊”帕米尔高原，横路喀喇昆仑山脉、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，沿途经过21个冰川末端，中巴友谊公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国际公路，沿途还遍布着世界上地质结构最活跃、地壳抬升最迅速、地震活动最强烈、下切侵蚀最严重的地区。

车沿着“中巴友谊公路”向红其拉甫国门驶去。“红其拉甫”，波斯语里是“流血的沟”“死亡之地”的意思——单是这名字，便透着几分苍茫与凛冽。而此刻，那座国门正巍然矗立在海拔5100米的帕米尔之巔，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，在曾被视为绝境的土地上，守望着重安与通途。

我已多次踏上高原，身体早已驯服了这里的稀薄空气，呼吸平稳，步履从容。妻子也许是经历了前一天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的历练，今天的精神明显足了许多，眼尾的疲惫被新鲜的好奇替换。巨大的国门透着庄严肃穆的气息，头顶的五星红旗在无垠的湛蓝天空下舒展，背后是连绵起伏的纯净雪峰。红与白、蓝的碰撞里，那抹红显得格外耀眼夺目。妻子的爱国情怀被这场景彻底点燃，特意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。她兴奋地跑到国门下，用力挥舞着手中的旗帜，红色的绸缎在风中划出灵动的弧线。她仰头望着国门与雪山，阳光落在她的脸上，映出纯粹的、毫无保留的兴奋与自豪。那是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光芒，比周围任何壮丽的风景都更有感染力，让这高原的风都仿佛变得温柔起来。

从红其拉甫国门下来，沿“中巴友谊公路”向东驶入盘龙古道，方向盘在手中开始频繁地转动。这条在社交媒体上爆红的“人生之路”，以短短几十公里内密集的608个弯道和千米海拔落差闻名。车子如同在巨大的、层叠的指纹上小心翼翼地爬行，每一个弯道都紧贴着山崖，视野忽而开阔忽而局促。轮胎摩擦着路面，发出持续的声响，身体随着车辆的转向而左右摇摆。当车子盘旋至山顶的观景台，回望来路，只见黑色的柏油路如同一条桀骜不驯的巨



红其拉甫国门

龙，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在灰黄色的山脊间反复缠绕、折叠、盘旋而下，其险峻奇绝令人屏息。震撼之余，更由衷感叹当年筑路者的无畏与艰辛——它首先是一条连接偏远乡村、改变民生的天路，其次，才成为旅人眼中的奇观。行至终点，那块著名的治愈系路牌下果然人头攒动，游客们排着队，只为在“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坦途”的标语下打卡留念。人们笑着，摆着姿势，仿佛走过这段路，人生真能一马平川。对此，我心中不以为然。人生的道路何其漫长曲折，岂是翻过一座山、拐过几道弯就能轻易抵达坦途？所谓的“坦途”，更多源于内心的澄明、坚韧的步履和对前路清醒认知。

回县城路上，途经班迪尔蓝湖，风吹得人无法站立，匆匆拍了几张照片，逃也似地上车离开。班迪尔蓝湖因湖水含特殊矿物质，颜色随季节和天气变化，我们看到的是青蓝色，蓝得醉人。

火山西极，冰火与国旗的守望

木吉火山口的景象，带有一种来自地心深处的、惊心动魄的壮美。巨大的环形凹陷，如同大地被一只巨拳狠狠击中后留下的伤痕。最令人屏息的是那一泓碧水，宛如一枚巨大的、深邃的祖母绿宝石，镶嵌在火山口的底部，呈现出一种无法言喻的、令人心醉神迷的翠绿色。环绕着这汪碧水的，是层层叠叠、嶙峋起伏的火山岩，呈现出浓烈、厚重的红褐色。红与绿，炽热与沉静，毁灭与新生，在此形成了极其强烈而奇异的视觉对比。高原正午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，将这色彩的冲突渲染得更加鲜明、刺目。

木吉火山群分布在木吉河两岸，海拔约3800米，因木吉河的存在，湿地在火山口向天边铺漫，将绿色的草浪尽可能推向远处雪山尽头。木吉火山群是世界罕见的大型泉华型冷火山群，由约1500年前的地质活动形成，地下水与气体在压力作用下喷发，喷出物主要为泥浆、气体和碳酸钙溶液，冷却后形成钙华地貌。现存13处火山口，被称为“冰与火的幻境”，而我们见到的是1号火山口。

从喀什出发，沿3012国道、309省道，再转581国道一路向西，经乌恰县、过天山昆仑山交汇地貌观景台，抵达西极石碑，全程约250公里。这一路，大地仿佛打翻了调色盘，又经岁月雕琢出万千模样：雅丹地貌在沿途铺展，山体或呈赭色的苍茫，或显黛色的沉郁，不同色块在

风蚀中晕染出层次。俯身细看，部分岩层里还嵌着贝壳化石的痕迹，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曾是深海的过往。而丹霞地貌更像大地的彩妆，五彩山体堆叠出浓烈的视觉冲击——有的如狼牙般尖锐刺破天际，有的似波浪般起伏流淌，多样的形态在高原阳光下变幻着光影，每一段路都藏着不重复的惊喜。

西极石碑，孤独而坚定地矗立在山顶上。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最西端的物理坐标点。正午时分，太阳高悬于头顶，近乎垂直的光线强烈而直接，将石碑的影子压缩得短小紧实。没有看到传说中“最后一缕阳光亲吻国土”的诗意景象。妻子再次从背包里郑重地取出那面国旗，她走到石碑旁，站定，然后用力地将红旗下拉，让那面小小的旗帜在她眼中的光芒，成了帕米尔西陲最动人的风景。

踏上归途，回望喀什。妻子终于抵挡不住连日奔波的疲惫，靠在车座上沉沉睡去。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，如同倒放的胶片：荒凉的戈壁滩、点缀其间的绿洲村落、远处连绵的雪峰……5天前行的画卷在疾驰中快速收拢。近1800公里的旅程，车轮丈量了帕米尔的辽阔。我们看过雪山倒映在湖泊中的静谧，触摸过万年冰川刺骨的寒凉，探寻过丝路古城的喧嚣与废墟的苍茫，站在了国门之巅与国土西极。感受过石头城废墟上风声的低语，惊叹过火山口红绿交织的地质奇观，更记住了妻子在红其拉甫国门下、在西极石碑旁，挥舞国旗时眼中那毫无保留的、明亮如火的热爱与自豪。

帕米尔高原，亿万年来，它就这样沉默地矗立着，以亘古不变的庄严姿态。我们的到来与离去，不过是掠过它庞大身躯的一缕微风。我们带走的，是相机里定格的画面，是脑海里鲜活的记忆，是心中那面被高原烈风无数次吹拂过的小小红旗所留下的、沉甸甸的印记。风景从不为谁而改变，但它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以其无言的辽阔与深邃，精准地击中旅人的心灵，留下悠长的回响。这或许正是行走最本质的意义——并非我们以脚步丈量了世界的尺度，而是世界用它那超越时空的宏大与厚重，重新校准了我们内心的坐标，让我们在喧嚣尘世之外，触摸到一丝永恒的脉搏。